

哈尔滨的黄房子

■ 尹 栋（黑龙江）

提起哈尔滨的城市名片，人们脱口而出的景致，是中央大街面包石绵延百年烟火，是索菲亚教堂穹顶揽尽流云晚风，是太阳岛清波绿野浸染四季，是中华巴洛克建筑群糅合中西独特风骨。这些耳熟能详的地标风景，勾勒出冰城最广为人知的轮廓，成为这座城市最亮眼的注脚。

可大多数旅客来到哈尔滨后步履匆匆，流连于网红景致与热门地标，却未曾走进哈尔滨老城街巷，未曾邂逅隐匿于市井烟火深处的那片百年“黄房子”。

时光回溯到1898年，中东铁路破土动工，开启了哈尔滨这座城市近代发展的崭新篇章。中东铁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依格纳齐乌斯率队进驻田家烧锅一带，自此开启了中东铁路的恢宏建设，拉开了哈尔滨近代城市系统性规划与建设的壮阔序幕。

春风拂过松花江畔的1899年，工程师列夫捷耶夫对秦家岗一带进行设计，完成了哈尔滨史上首个标准化街区的新市街规划。这份跨越百年的蓝图，以尼古拉教堂为核心，大直街为城市中轴线，采用放射性街巷布局，错落铺展，经纬分明。从纵横交错的街道、雅致宜居的住宅院落，到开阔的广场、便民的医

■ 方敬军（河北）

入秋之后，地里的秋庄稼陆续成熟。我已经记不清几岁开始下地干农活，只记得年少时，一放秋假，我便跟着母亲推着双轮车下地。我一手握小镢头，一手攥住玉米秸，对准秸秆根部杈处，也就是俗称“五股杈”的下方，用力刨。我在前边把玉米秸刨倒，平铺在地；母亲蹲在后面，徒手掰玉米穗。通常一趟并行刨六垄，刨到头折返，又是六垄，算作一遭，循环往复，秸秆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半天工夫，就能刨完一块一亩多的地。刨完整片地块，再和母亲一同掰穗，全部掰完装车，一车车运回家里。

玉米穗拉回家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人剥玉米皮，常常晚饭后还要接着忙活。外皮剥净，露出金棒玉米穗，就要运上屋顶晾晒。大多是我 and 弟弟轮换往上拉筐，母亲与两个姐姐在地面装填。玉米穗运上房顶之后，还

难忘年少沐师恩

■ 高长见（河南）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生产队的教学点撤销了，我随大伙一起到大队中心小学读书。

学校离家四五里远，上早晚自习成了最大的难题。那时候没有钟表，父母总是根据鸡叫的遍数估摸着时间喊我起床。天漆黑一片，一出门，各村各庄、各沟各岭的孩子们相互吆喝着，聚齐后便结伴往学校跑。

晚自习用煤油汽灯照明，明亮的灯光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。我们趴在课桌上写字，教室里静得只能听到煤油喷出的滋滋声。汽灯的纱罩容易烧坏，这时我们就得用自制的煤油灯。几十盏跳动的火苗映着几十个时而抬头、时而俯首的人影，满屋子都是未散尽的

■ 南 港（四川）

岷江，咆哮着从雪山深处奔涌而出。百里峡谷如大地紧咬的牙关，把整条江水压成闷雷，向着成都平原疾驰。可一到灌口，这奔腾了两千多年的野马，忽然放缓脚步。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缰绳，自小山丘垂落，轻轻搭在它的鬃毛之上。江水溢出几圈水涡，俯首低回，淌进平原万千沟渠与无际田野。这座山丘便是灌山，也叫磨堆。称它灌山，反倒更为贴切。山不高，仅数十丈；域不大，不过十余亩。一柱香工夫便可登顶，却承载着比城池更为广阔厚重的意蕴。

灌山是一座孤山，本是玉垒山伸向江心的一道山脊。两千多年前，李冰率众在此岩脊上凿山八年。彼时尚无火药，全凭火烧水激，烧红岩石，再泼以寒江冷水，令岩体崩裂。八载施工，虎头岩被拦腰截断，劈出底宽十七米的缺口，这便是宝瓶口。被分离出来

院、庄重的办公楼宇，城市功能一应俱全。

依托这份匠心规划，在新市街的核心腹地，中东铁路工程局悉心营建了一片专属院落，专供俄籍管理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与铁路职工安居休憩。整片建筑群的外墙，都统一涂刷着乳黄色涂料，干净素雅，“黄房子”的美名由此应运而生。

这片建筑群落东起交通街，西到海城街、公司街，南接木介街、繁荣街，北达联发街、西大直街、花园街，四方街围合出一方静谧天地。它是哈尔滨最早的铁路职工住宅小区，更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批格局完整、配套完善的公务人员集中居住区。

建筑设计者深谙哈尔滨地缘气候，黄房子处处藏着适配严寒的人居智慧。房屋采用扎实厚重的砖木结构，墙体厚达六十厘米，夹层填充锯末用以锁温御寒，抵御冰城凛冽风雪。屋内标配经典俄式火墙，以木样生火供暖，熄火封闭后余温保持数日。厨房、烤炉、地窖一应俱全，部分房屋增加浴房与下水设施，功能完备，宜居超前。院落以木栅栏围合，错落排布木质凉亭、仓房、储水箱等配套设施，房前屋后花木掩映、果木丛生，烟火日常与田园雅致相融共生。屋顶分平顶、坡顶两种形制，坡顶顺势疏导雨雪，避免淤积；屋面覆以铁皮、红瓦、灰瓦，烟囱造

要均匀摊开，方便风干晾晒。

趁着玉米穗在房顶晾晒，还要抓紧整地备麦。先用铁叉撒猪圈沤制的草圈肥，再撒复合肥；肥料撒毕，由牛马犁地，之后用钉耙平整土地，再赶着牲口拉耒，播下麦种。小麦播种两三天后，种子便会拱破地皮，抽芽泛绿。要赶在麦苗出土前，用铁木耙整理好地畦，方便后续浇水管护。若是播种时土壤墒情充足，静待出苗即可；墒情不足，就要浇蒙头水，助力小麦破土发芽。出苗后还要查看长势，倘若缺苗断垄，须及时补种。待到立冬前后，再依天气浇上冻水，也就是冬灌，保障小麦安全越冬，为来年丰收打下根基。

这大致是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，北方农

型别致，檐角、腰线、墙角以红砖精细勾勒，线条利落，细节精致，展现出近代营建的规整匠心。

历经百年风雨洗礼，黄房子片区仍留存着多栋极具艺术与历史价值的保护建筑，其中联发街1号、5号两栋建筑，最为独树一帜。联发街1号建筑，是哈尔滨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传世经典，楼宇轮廓高低错落，异形斜窗别致精巧，盘旋楼梯婉转优雅，搭配多组设计考究的俄式火墙，让浪漫的艺术质感与踏实的居住功能相得益彰，彰显近代建筑的别致风韵。

相较之下，联发街5号建筑更规制，格调更高雅，是近代高端民居的标杆之作。室内紫褐色墙裙温润厚重，复古壁炉精致典雅，墙面铺展清丽灵动的花卉壁画，精巧的石膏吊顶搭配质感十足的人字形硬木地板，全屋通透敞亮，格局方正恢宏，每一处细节都体现出精工质感。1969年，这座百年宅邸曾辟为纪念馆，历经全方位精细修缮，旧貌焕新，是整片黄房子历史街区中，保存最为完整、风貌最为纯粹的百年建筑瑰宝。

百载光阴流转，这片土地烟火绵延，迭代新生，从未沉寂。黄房子街区落成之初，是外籍铁路职工的聚居栖地，异域风情与本土烟火在此碰撞交织，孕育出独有的多元人文气韵。

秋收记

村秋收、种麦的景象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，农业生产水平持续提升。秋收时节，农民只需在田里掰玉米穗，不再拿小镰头刨秸秆；拖拉机替代双轮车运粮，秸秆还田机、旋耕机取代人工刨秸，骡马牛耷力耕地也被机械替代；机播小麦取代手播耒耨播种，就连夏收之后，也改用机器点播玉米。再往后，秋收种麦逐步迈向全程机械化。带仓式玉米联合收割机下地，一边收获带皮玉米穗入仓，一边粉碎秸秆就地还田；粮仓装满，直接用农用车转运。一块地收割完毕，旋耕还田之后随即机播小麦，再用耙具整理地畦，适时冬灌管护。

时光流转，农业技术持续迭代升级。新一代联合收割机可以直接脱皮，玉米籽粒入

岁月更迭，外籍住户渐渐离去，闯关东的拓荒者与本地百姓相继扎根于此，寻常巷陌间，烟火生生不息，让冰冷的建筑有了人间底色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黄房子建筑群成为办公之所、育人学堂、安居院落。曾有一处黄房子，曾作为四野指挥部驻地，镌刻下峥嵘岁月的红色印记。时光流转，昔日战地改建为童趣盎然的幼儿园，一院一景，见证着这座城市沧桑变迁。

时代奔涌向前，城市化浪潮席卷全城，无数老城街巷、百年古建在革新中悄然消逝。黄房子片区也曾历经时代更迭，面临改造考验。后来因保持其完整的建筑形制、独一无二的城建价值与人文底蕴，被正式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。后续修缮始终恪守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最大限度留存原始砖木、暖黄墙身、古朴红瓦、精致雕花窗棂与雅致庭院格局，让百年风貌原汁原味完整留存。

悠悠街巷，暖暖黄墙，黄房子不再是静默的历史遗存，更是可感、可赏、可游的城市文化空间。黄房子，是哈尔滨近代城建史上“活化石”。一屋一院，沉淀着中俄文化交融的建筑匠心。一街一巷，镌刻着冰城从江畔小渔村蝶变为近代都市的成長轨迹。历经百年风雨洗礼，黄房子建筑群早已超越建筑本身意义，成为哈尔滨无可复刻的文脉瑰宝。

仓；灌溉方式也从传统垄沟大水漫灌，升级为管道灌溉，再到喷灌，大幅节水、省工。

家里分到责任田，后来又承包了部分土地从事种植经营。所以每到三夏、三秋这两个关键农时，我总要回乡帮父亲打理农活，完成农事。我亲眼见证了传统农耕向现代农业一步步转变。

我们对土地、对农业有着深厚情结，切身感受着时代变迁。农业生产技术日新月异，农民种地不再苦熬硬扛，省力、省时、高效。

可心底总觉得，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苦中有乐、累中有趣、忙中有味的滋味。缘由何在？我想，是不是农事进程太快，还来不及细细体味劳作的过程，一切便匆匆落幕。其中的种种况味，值得我们静下心来细细思索。

师带领我们往大队送砖，路程大概二三里地。由于个子太矮，我拎不动箩筐，就用两个篮子挑。沉重的扁担压在柔嫩的肩膀上，犹如千斤重担，疼得我腰都直不起来。晚上到家，又累又疼的我躺在床上委屈地哭了。母亲心疼我，把情况告诉了老师。第二天，母亲不让我再去挑砖，我却执意要去。老师见我仍在咬牙坚持，就来回好几趟接我、帮我挑。

1984年，我小学毕业，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乡初中。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学校，我总要拐进去去敬敬脚、看看老师。

多年以后，我和老师成了忘年交。我上师范时，父亲因意外事故突然去世。春节期间，老师专门到我家看我，鼓励我鼓起勇气、好好学习，还给我送了50元学费，让我终生难忘……

再后来我到更远的地方上学、工作，回去的次数就少了。听村上的小伙伴说，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诵读我那些年写给他的信，语气里满是自豪与幸福……

亩，更是浇灌出一方水土绵延千年的繁盛。

两千多年来，灌山如同一位智者，坐守江边，静观水涨水落、人来人往。李冰来过，诸葛亮来过，历代守堰人来过。而今，又有人登临此山，凝望同一片碧水。两千年光阴，被一条无形的丝线串起。这条线，是自强不息的风骨，是代代守护江河安澜的执着，更是因地制宜、顺势而为、天人合一、治水利民的精神脉络，绵延不绝。

辞别灌山时，天色向晚。立在南桥之上，夕阳恰好铺洒在宝瓶口，金光漫溢，整座灌山镀上一层薄红。回望那座小山丘，依旧不高、不大，仿佛一位闭目小憩的老者。可我知道，他从未沉睡。两千年了，他一直清醒着，借江水的奔涌、山石的回响，借桥上行人偶然的抬眸，轻声诉说亘古的哲思。风从宝瓶口吹来，裹挟湿润水汽，拂着跨越两千年的回响。不必刻意侧耳聆听，有些道理，一旦听见，便永世难忘。

■ 戡兰芬（湖北）

都说种花的人恬静淡泊。依我看来，恬静或许是真的——独自俯身劳作，终日与草木为伴，本就耐得住寂寞。但淡泊却未必。恰恰相反，爱花之人，大多颇为“贪心”。

遇见好看、好养的花，总要收入囊中才肯心安。去别人家串门，瞧见自己没有的品种，便暗自动心；能扦插的，总想折一段枝条带回家培育；可分株的，便想挖一丛回去慢慢养护，算得上明目张胆的偏爱与覬覦。家里明明已有三百多盆花草，庭院早已摆放得满满当当，却总想着再添一只花盆、再多养一个品种。

养花人的心底，永远有所欠缺：有时缺新品花卉，有时缺合意花盆，有时缺肥、缺土、缺药；有时又会觉得，少一个花架、一枚风车、一盏太阳能夜灯。养花的欲望，从来无穷无尽。

养花越久，越能生出一种宿命感。月季品类数以万计，春日第一茬花开得万紫千红、千娇百媚，让人忍不住将万般偏爱尽数赋予。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品种，能摆脱多病多虫的宿命。一整个年悉心浇灌、耐心养护，热情总会在反复打理、反复补救中慢慢消磨，每年终是要在忍无可忍中，拔除几株虚弱病株。

红梅谢后抽生新叶，必会滋生蚜虫；美女樱、五色梅盛放之时，常被白粉虱纠缠；杜鹃入夏，总逃不过网蝥侵袭。年复一年，无论如何提前预防、及时干预，哪种花易得何种病、易招何种虫，仿佛早已注定，无从规避。这，便是花木的宿命。

养花最奇妙的道理，是花木最需接地气。多数长势萎靡的花草，根源皆在根系，就连反复滋生病虫，多半也与根系状态息息相关。养好花，必先养好土，这是养花最朴素的真谛。

此前一株盆栽榕树，近乎整株枯死，我情急之下将它下地移栽，竟缓缓抽芽展叶、重获生机。自那以后，遇见濒死的花草，我总是心有不甘，习惯性地栽种，静待奇迹降临。

可世事从万无全。矮牵牛、玛格丽特这类草本花卉，我从未救活过。草本花最为娇情，前一日尚且繁花满枝、热烈盛放，三两日后便骤然衰败。一旦颓势显现，纵使百般补救，也终究无力回天。

送走无数凋零花草，我竟慢慢察觉：死亡是有气息的。濒临枯萎的花木，仿佛被无形的沉寂笼罩。一株原本长势旺盛的花，骤然衰败时，最先出现的征兆，便是停止“进食”：往日一日即干的盆土，忽然连日潮湿板结；浇水不吸、积水不渗，整盆沉甸甸的。凑近细闻，能嗅到一股类似泥土的腐朽气息，安静，却又决绝。

养花是轻度体力劳作，于终日伏案的脑力劳动者而言，是最好的调剂与治愈。俯身侍弄花草时，心神全然沉静，杂念尽数消散。浇水、松土、施肥、换盆，看着花木渐渐舒展、枝叶复绿，内心也随之安稳舒坦。

曾有一次，我给蔫垂的绣球浇透水，转身刹那，恍惚看见花枝轻轻颤动，而后缓缓挺立舒展。我总执拗地觉得，它是趁我不备，在身后悄悄蓄力复苏，恰巧被回头的我撞见。

爱花之人，亦常被花所伤。那日俯身搬动天竺葵，右手腕被一旁的三角梅尖刺狠狠划开，一道三寸长的伤口，深浅交错。伤口深处瞬间涌出细小的血珠，殷红凝珠，转瞬便慢慢晕开。

彼时不觉剧痛，心底却颇多触动。人这一生，往往会被自己最热爱的事物所伤。可也正是这份甘苦相伴的热爱，让平淡漫长的岁月，不至于荒芜乏味。

盛夏酷暑，满院花木皆在骄阳下煎熬、勉强支撑，唯有荷花日日新绽、次第盛放。可就在荷塘之侧，一株铁线莲已然叶黄藤枯，生机尽散。

花如此，人亦然。世间花木，有人热烈盛放，有人悄然凋零，皆是自然常态。恰逢盛放，不必骄矜自喜；归于凋零，亦当记得自己也曾烂漫热烈。

人世亦是如此，世事多半难遂人愿，时常事与愿违。但每一种花草，都有专属自己的花期。不合时节，纵使倾尽心力，多半只剩徒劳与失望。

想来便心宽慰：生活，当有静待花开的从容，亦有顺应规律的敬畏。

起初养花，我从未刻意参悟道理。只是日日俯身、岁岁相伴，养着养着，草木的温柔、时光的答案、生活的真谛，便自然而然了然于心。

